

幻劍靈旗

梁羽生 著



幻剑灵旗(上下)

梁羽生著

昆仑出版社出版发行

黑龙江省哈尔滨少年犯管教所新路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1/32开本 19印张 45万字

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0,000

标准书号：ISBN7-80040-083-2/I·74

定价：5,70元

第七回

纷乱扬州 | 海防情变
孤军迷雾 | 自有玄机

上官飞凤道：“申洪，你来告诉他们。”

那个用独脚铜人作兵器的虬髯汉子上前说道：“我们二人奉了主人之命，送一封信给天梧道长。天梧道长知道我们要来扬州，他在看过了敝上给他的那封信之后，就回房间去写了这封信托我们带来扬州，设法交给你们。”

上官飞凤说道：“恰好我知道你们要来楚家找我算账，我就顺便把这封信给你们带来了。你们现在还要和我算账吗？”如果申洪所说属实，华山派掌门给本派弟子的手谕都可以付托与上官云龙的手下转交，华山派门人又怎能够还和上官云龙的女儿为难？

天玑道人面色十分难看，不理会上官飞凤，却对申洪问道：“我们的掌门师兄可有回信给你们的主人？”

申洪说道：“没有书信，只有口信。他叫我们回禀主人，事情他已知道。他多谢我们主人的好意。”

天玑冷冷说道：“恕我说句无礼的话，你的大名我还是初次听见。你在上官先生那儿，恐怕还不是头面人物吧？”

申洪淡淡说道：“不错，我们只是无名小卒，给主人供奔跑用的无名小卒。”

天玑道：“如此说来，我们的掌门师兄会把此事付托你

们，我就不能不有点疑心了。”

他把那封信一扬，接着说道：“各位同门都看过了吧，这封信的格式也似乎有点不对。”

要知天悟道人一向优柔寡断，华山派大小事务，差不多都是取决于天玑道人的。这次天玑道人率众下山，更是作为同门之长的。按说天悟不会对他这样不客气，下“谕”给他。即使是要“字谕”众弟子，似乎也该由他代为“传谕”。但这封信写的只是“字谕本派弟子”，根本没有提及他的名字，竟是把他和一众弟子一视同仁。

玉虚子道：“天悟道长把这封信交给申洪的时候，我是在场的！”

天玑道：“当时你没看过这封信吧？”

玉虚子怫然不悦，说道：“你以为我会偷看别人的书信吗？”

天玑道：“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但你既没有看过，又怎知是原来的那一封信？”

申洪怒道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天玑冷冷说道：“我不知道掌门师兄托你转交的那封信是写给谁的，但我知道贵派的公冶弘先生善于伪造字画，他大可以冒充我们师兄的笔迹，另外写过一封。”

玉虚子忍不住道：“天玑道兄，我不敢说你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但那天我是在场的人，我也曾经听见天悟道长是要你们回山的。”

天玑冷笑道：“玉虚子，我相信你是君子，但这两位仁兄和我却是素昧平生，这位上官姑娘，我也只知道她是卫天元的朋友。”言下之意，对他们自是不能相信了。

眼看就要弄僵，瑤光散人忽道：“我看这的确是掌门师

兄的笔迹无疑！”

天玑道人哼了一声道：“何以见得？”

瑶光散人道：“掌门师兄用草书写的那个‘谕’字，习惯是少了‘人’字下面的一划的。他这个习惯，外人决难知晓！”

天玑语塞，半晌说道：“即使是真，但这次的事情，给许多朋友的帖子都是由我发出的，来的时候，你们也曾一致同意由我把舵，如今岂可半途而废，贻人以虎头蛇尾之议！”

上官飞凤冷笑道：“哦，原来你就是带头要他们跟你对付我和天元的人，好，那你就做‘老虎’做到底吧。我倒要看看你是老虎还是老鼠！”意思明显之极，那即是要和他作单打独斗的了。

天玑道人即使未曾与楚劲松拼过一掌，对上官飞凤的“幻剑”也是甚为顾忌，此时功力都未恢复，当然更加没有取胜的把握。他硬着头皮说道：“打就打，难道我还怕你不成！”口说“不怕”，心中其实是害怕的。

瑶光散人道：“师兄，这不是赌气的时候，请你听我一言。”

天玑道人道：“好，你说！”

瑶光散人道：“我以为任何事情都没有比替先掌门师兄报仇一事更为重要，天梧师兄既然说以前种种揣测均非事实，那即是与齐勒铭、卫天元、上官云龙等人都无关了。他要我们马上回山，我们岂可违抗现任掌门的命令？”

天策、天枢等人都是害怕再打下去的，闻言齐声称是。

天玑道人口头虽硬，心中实亦虚怯，正好趁此自下台阶，便即说道：“既然大家都这样主张，那就回山再说吧。姓卫的，这笔账记下，日后再和你算！”

齐漱玉刚才险些被他所擒，气还未消，抢着说道：“牛鼻子臭道士，这笔账卫师兄不和你算，我也要和你算！”

楚劲松不愿节外生枝，说道：“玉儿，不要多言了。你还是回去看你，……啊，你妈已经出来了。”

此时园中大规模的混战已经停止，零星打斗还有一些。穆志遥那班手下也还未全部撤退。园子里仍是闹哄哄的。

楚夫人庄英男放心不下女儿，此时正在出来找她。齐漱玉向她跑去，说道：“妈，我在这儿，我没事！”

她们母女尚未相会，忽又听得有人叫道：“师妹，你回来！”

这个人是郭元宰，他在唤他的师妹徐锦瑶。

徐锦瑶披头散发，一面跑一面叫道：“不要管我，我要问问楚伯伯去，问他为什么反而要帮那姓卫的小魔头！”

她话犹未了，忽然斜刺窜出一个人来，一把将她抓住，说道：“对啦，你要报杀父之仇，那是还得倚靠穆统领的。穆大公子正在想念你呢，跟我回去吧！”

这个人是御林军的军官韩柱国，那班“鹰爪孙”就是以他和鲁廷方为首的。用喂毒的透骨钉伤了卫天元的那个人也正是他。

庄英男见状大惊，飞快跑上去挥袖一拂。

只听得“啪”的一声，韩柱国的脸上起了伤痕，皮破血流，幸好未打瞎双眼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韩柱国已经把徐锦瑶举了起来，当作盾牌，挡着楚夫人了。

他手持匕首，对准徐锦瑶颈背，冷笑说道：“我不知道应该称呼你做齐夫人还是楚夫人，但不管是谁，都不能动这位徐姑娘，她是我们穆公子所要的人，穆公子吩咐过，活的拿不回去，死的也要。你要抢她回去，我就先杀了她！我告

诉你，我这把匕首可是淬过剧毒的！”

楚夫人投鼠忌器，空有一身本领，也是束手无策了。

上官飞凤忽地走上前来，笑嘻嘻的道：“你们不过是要人质罢了，我来交换这位徐姑娘如何？你们把我押到京师送给穆志遥，功劳岂不更大？”

韩柱国虽然动心，但一想：“我如何惹得起这个妖女？”连忙喝道：“你别过来，我们要的只是这位徐姑娘！”

上官飞凤叹道：“这可真是令我伤心了，原来我送给人家，人家都看不上眼。”

陡然间，只见寒光一闪，韩柱国晃了两晃，慢慢的倒了下去。倒了下去，喉头方见裂开。原来他已是给上官飞凤以迅速如闪电的幻剑杀了。她出手之快、之狠、之准，令得楚夫人都不能不动魄惊心。

啪的一声。上官飞凤插剑入鞘，这才笑道：“你看不上我，我只好杀了你！”

徐锦瑶糊里糊涂得以脱出韩柱国的掌握，吓得呆了。

郭元宰将她扶稳，说道：“师妹，你还不多谢这位上官姑娘的救命之恩！”徐锦瑶惊魂未定，眼睛看着上官飞凤，呐呐的仍是说不出口来。

上官飞凤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说不上什么多谢。我知道你和卫天元有过节，那件事我也曾经帮过卫天元的。恩怨，一笔勾消也就是了！”

徐锦瑶还能说什么呢？她心里想：“爹爹其实也是罪有应得，难道我还能够当真倚靠穆志遥给我报仇不成？”只好不作一声，默认对方所提的条件，和郭元宰走了。

卫天元道：“楚大侠，这次都是我连累了你！”

此时华山派已经走了，天玑道人请来的那班真假混杂的

“侠义道”也都走了，“鹰爪孙”更是早就走得干干净净。但地上却留下十多具尸体，一大班是“鹰爪孙”的。

楚劲松苦笑道：“卫老弟，莫说这样的话。穆志遥早已对我疑心，即使没有你这桩事情，我也是不能在家安居的。恕我不送你啦。”他是忙于部署弃家避难的大事了。

楚夫人走上来说道：“卫贤侄，要是你有机会见到她的爹爹——”

卫天元道：“请师婶吩咐。”蓦地觉得“师婶”这个称呼有点不妥，避开她的目光。

庄英男好象不知怎样说才好，停了一会，方始说道：“要是你有机会见到她爹，托你捎个口信。就说，就说玉儿在我这里，叫他不要挂虑。”

卫天元应诺之后，回过头来，对齐漱玉道：“师妹，今晚多亏你的帮忙。”他也是不知怎样说下去才好。倘若在過去的话，象这样俗套的客气话，在他们之间是决不会有有的。

齐漱玉神情更其落漠，淡淡说道：“恭喜你找到了一位才貌双全的师嫂。”

卫天元知道他在姜雪君“灵前”的祷告已经给这位师妹听见了，只能尴尬一笑。

上官飞凤却很大方的和她笑道：“多承谬赞，我和他只是定了亲，未必一定是你的师嫂呢。”

卫天元鼓起勇气说道：“师妹，请你告诉我，雪君的遗体究竟是在何处？安葬了没有。昨晚的‘灵堂’又是怎么回事？”

齐漱玉并没回答他的问题，只是冷冷说道：“哦，你还记得雪君姐姐，我倒真是替她多谢你了。”

卫天元道：“我是特地来替她料理后事的。”

楚天舒说道：“听说她的遗体，当天就给人搬走了。什么人我们不知道，但你将来一定会知道的。雪君是我的师妹，这灵堂是我们兄妹为她布置的，只是聊表对她的一点悼念而已。”当他说到“你将来一定会知道的”这句话时，有意无意的看了上官飞凤一眼。

齐漱玉冷冷说道：“卫师哥，我替雪君姐姐多谢你来给她祭奠，但我不愿意再见到你了。你走吧！”

卫天元心情激动，忽地只觉一阵头晕，眼前金星飞舞，身形是似风中之烛，摇摇欲坠！原来他中毒多时，又再受了刺激，此际已是支持不住了。

庄英男道：“唉，玉儿，你怎么可以这样气你的师兄？”

上官飞凤道：“我会替他解毒，不妨事的。”当下先点了卫天元的睡穴，跟着吩咐手下将他搬上准备好的马车。

楚家忙于逃难，只有丁勃送她出去。

丁勃说道：“上官姑娘，我要向你请罪。这出戏，唉，真想不到——”

上官飞凤道：“这出戏你唱得很好啊，请什么罪？”原来“这出戏”正是她和丁勃安排的。

丁勃说道：“我虽然没有荒腔走板，但想不到这场戏却几乎弄假成真！要不是你来得及时，我都恐怕下不了台。”

上官飞凤道：“上半场是做戏，下半场已经不是戏了。那些人不请自来，硬要在咱们所编的戏里插上一脚，充当打手的角色，与你有何相干？对付这些人也唯有把他们赶下台去。”

丁勃苦笑道：“那也可以说得是有人要求和咱们唱对台戏吧。但我却有一事不明——”

上官飞凤道：“你是奇怪我怎的会及时赶到吧？按照原来的编排，这出戏我本来是不用到楚家登台的。”

丁勃道：“你已经得到风声？”

上官飞凤道：“不错，我就是因为知道有人要唱对台戏，才跑来赶他们下台的。保定那晚和你分手之后，我已经知道穆志遥派人南下了，后来在金陵我还碰上穆志遥那位宝贝大少爷呢。”

丁勃说道：“那班鹰爪孙还容易对付，华山那班人的行事却有点出乎我的意外。第一，我弄不懂他们为什么好象和齐家有着深仇大恨，他们的掌门被害，本是与齐家丝毫无涉的，他们却冤枉我们的大少爷于前，现在又来诬赖卫少爷。第二，你的手下和那班鹰爪孙打斗，他们竟然明显的帮鹰爪孙。”

上官飞凤道：“天玑那班人来得这样快，我也没有料到。不过他一定要来和我与天元作对，却是在我意料之中。”

丁勃一怔道：“哦，早已在你意料之中？”

上官飞凤道：“不久你就会明白的。嗯，你放心让我把你的卫少爷带走吧？”

丁勃说道：“卫少爷交付与你，这正是少主人和我的共同心愿。好啦，我家小姐不懂事，冲撞了你，请你莫要见怪。”

上官飞凤道：“我怎会和她一般见识。”接着笑道：“这出戏其实也是为了你家小姐做的。她和楚家少爷，从昨晚的情形看来，料想是可以从兄妹变为夫妇了。这才是你家主人最大的心愿吧？”

丁勃道：“多谢姑娘成全他们。”

上官飞凤道：“好，那你可以放心回去了。”

她回到马车，摸一摸卫天元的脉，发觉他的脉象已经接近正常，甚为喜欢，心里想道：“看来他的内功比起一个月前又已大有进境了。虽然他已经服下一颗碧灵丹，中的毒也并非十分厉害，但若是内功的火候不到，是绝对不可能这样快就好转的。”

申洪似笑非笑的说道：“这次虽然碰上一点意外麻烦，事情总还算顺利。恭喜姑娘。”

上官飞凤道：“快驾车吧，放轻点儿，别惊醒了他。”

她那知道，卫天元的内功造诣尚在她的估计之上，此时虽然还是在睡眠的状态中，但却已有了一点朦胧的知觉了。

卫天元一觉醒来，已经是在公冶弘的家里了。

他一张开眼睛，就看见上官飞凤。

“好了，你醒过来了，先吃点稀饭吧。”上官飞凤说道。

“想不到上次古庙之事，今又重演。这次是你第二次服侍我了。”卫天元苦笑道。

上官飞凤道：“这次和上次不同，上次你是遭慕容垂的毒掌所伤，那老魔头的毒掌要比韩柱国暗器所喂的毒厉害得多。这次我担保你用不了两天就可以恢复如常。”

吃过稀饭，卫天元精神好了许多，问道：“丁大叔呢？”他朦胧记得，好象丁勃是曾出来送行的，故而一开首就问丁勃。

“他回去了。”上官飞凤道：

“你好象是和他说过话，是吗？他怪不怪我不肯跟他回家？”

上官飞凤吃了一惊，说道：“你听见我和他说话？”

“我也不知是否做梦，只是隐约听见他在叫我。不过我想他既来送行，总会有几句话对你说吧？”

上官飞凤这才放下了心，说道：“他的确是对我说了一件事情，这件事情，其实也是早就在我意料之中的。”

卫天元道：“什么事情？”

上官飞凤道：“你猜丁勃为什么跑来楚家？”

卫天元道：“不是来找我回去的吗？”

上官飞凤道：“这只是一半原因。”

卫天元道：“另一半呢？”

上官飞凤道：“你猜猜看。”

卫天元笑道：“那当然是为了我的师妹了。爷爷年老，我和师妹，总得有一个人回去侍奉他。丁大叔消息灵通，他是首先打听到了师妹在楚家，这才来的。”

上官飞凤笑道：“这一半原因，你也是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”

卫天元道：“哦，其二又是什么？”

上官飞凤道：“不错，他是为了你的师妹而来。但最紧要的还不是找她回家，而是为了她的终身大事。”

卫天元怔了一怔，说道：“你是说她和楚天舒？”

上官飞凤道：“不可以么？他们既非同父，亦非同母，只不过有着兄妹的名份而已。”

卫天元道：“我并没有不赞同他们结婚之意，相反，他们要是能够成为夫妇，齐楚两家的宿怨也可化解了。”

上官飞凤道：“这主意是银狐穆娟娟出的，你的师叔齐勒铭亦已同意他们的婚事了。丁勃就是受托而来，玉成此事的。”接着，笑一笑道：“其实用不着丁勃来撮合，昨晚你

在楚家，也应该看得出他们小两口是情投意合了吧？”

卫天元笑道：“不错，我看他们的感情也不象只是名份上的兄妹了。嗯，他们的是很适合的一对。”接着笑道：“现在我明白了，原来你以前说的，我到了扬州，可能有一件喜讯等待着我，原来指的就是此事。”

上官飞凤道：“那你可以放心这个小师妹了吧？”

卫天元道：“我和你一样，心上的一块石头，现在总算可以放下来了。”要知未来扬州之前，他还是有点担心师妹对他的余情未了的。

上官飞凤面上一红，说道：“你说你自己好了，不必拉扯上我。你以为我一定非嫁你不可么？”

卫天元忽地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说正经的，小师妹我是可以放心了，但另一件事，另一件事……”

上官飞凤道：“你是说雪君姐姐的下落？”她一时大意，话说出口，才发觉漏了“遗体”两字。

卫天元却没有这样细心推敲，点了点头，就道：“不错，她的遗体不知是谁带走，令我担心！”

上官飞凤道：“其实你不用担心，搬走雪君姐姐遗体的人，料想不会对她怀有恶意。”道理是很容易明白的，假如那人要戕害她的尸体，当场戮尸，岂不省事，何必费那么大的劲搬回去？此时卫天元已经冷静下来，仔细一想，点了点头。

上官飞凤道：“你放心，过些日子，我自会替你查个水落石出。”

卫天元道：“那我预先替她多谢你啦。”

上官飞凤嗔道：“我们已经定了夫妻名份，你还说这样见外的话！”接着叹口气道：“雪君姐姐知道你这样关心

她，她死了也当瞑目了。”

卫天元不觉有点尴尬，说道：“我对你也是一样关心，不过你不知道罢了。”

上官飞凤道：“你莫误会，我不是妒忌她。”

卫天元道：“我也不是信口开河，哄你喜欢的。你知不知道，为了你，我几乎和丁大叔，楚大侠打起架呢！”

上官飞凤道：“哦，为了我？怎么回事？”

卫天元道：“他们说，有一班人定了昨晚三更要来这里捉拿你，……”上官飞凤道：“因此，你马上就想回来与我有难同当，对么？”卫天元道：“不错，但他们却不许我回来。”上官飞凤笑道：“那也是为了你的好呀！”

卫天元道：“我知道，但我怎能让你独自承担灾难，是死是生，咱们都应该在一起的，对不对？”

上官飞凤泪盈于睫，说道：“卫郎，你对我这样好即使我现在就死，也甘心了。”

卫天元道：“咱们还要百年偕老的呢，我怎能让你就死？但想不到不是我赶回去救你，却是你赶来救我。昨晚这里没事吗？”

上官飞凤道：“你走了之后，我是曾发现平山堂那边有几个形迹可疑的人走来走去，但丁勃说的那班人，都上楚家去了。对啦，一定是他们侦查的结果，知道你已前往楚家，就以为我也在那里。所以一窝蜂都到楚家来了。我就是因为发现有可疑的人窥伺，而你又迟迟不见回来，才赶去的。”她替丁勃圆谎，编造得合情合理，卫天元自是相信不疑。

上官飞凤道：“希望你明天能够骑马，不能骑马，也可坐车。因为明天一早，我们就要离开这里了。”

宗主之争

卫天元叹道：“都是我连累了你们。”

上官飞凤道：“这不关你的事。不错，鹰爪孙已经知道这个所在，公冶弘和我们都是非走不可的。但经过昨晚在楚家的一战，穆志遥派来的那班鹰爪孙已是伤亡过半，在他们未有新的得力助手调来之前，这里最少也还可以保得几天平安的。”

卫天元道：“那你为什么要走得这样急？”

上官飞凤道：“是爹爹叫申洪、屠壮他们来催我回去的。”

卫天元道：“家里有什么事吗？”

上官飞凤道：“也不是什么大事，是白驼山主想坐爹爹那个位子。”

卫天元道：“令尊是西域十三个门派共尊为‘宗主’的。对吧？”

上官飞凤道：“不错，白驼山主就是要这十三个门派从此不再奉我家的灵旗，改听他的号令。”

卫天元哼了一声道：“想不到他竟有这个胆量，真是不度德，不量力！”

上官飞凤道：“你也不可太过小觑他了，他的武功或许不及爹爹，但他所练的寒冰掌和火焰刀，这两门功夫却是比慕容垂还更厉害，爹爹也未必能够克制他的。何况他还有一个善于使毒的妻子金狐助他，他的手下也不比爹爹少。”

卫天元道：“十三门派中人，甘心拥戴他吗？”

上官飞凤道：“那也说不定啊，我想最少也有一半人会

跟从他的吧。”

卫天元道：“为什么？他们不怕‘不奉灵旗，幻剑珠之？’”

上官飞凤道：“因为白驼山主给他们的好处一定会比我爹爹给他们的好处更多。你是知道的，白驼山主用大麻来制炼神仙丸，这些年来，他做这个贩毒生意可发了大财。而且，十三个门派中人，也有不少是上了服食‘神仙丸’的瘾的。”卫天元皱了皱眉，心里想道：“我对争名夺利之事不感兴趣，但这个白驼山主，我却是不能容他作恶！”

上官飞凤道：“爹爹身边缺少得力的帮手，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我当然要赶回去帮助爹爹。”说罢，带着期待的神情，双目注视卫天元。

卫天元微笑道：“俗语说：丑媳妇终须见家翁。反过来说，丑女婿也终须要见丈人。”

上官飞凤喜道：“听你说的第一句话，我还以为你是绕个弯儿，嘲笑我的容貌丑陋呢。原来你是愿意和我一起回家了。”

卫天元摸一摸脸上的刀疤，笑道：“论容貌你跟我可算是彩凤随鸦，丑的当然只能是我。不过，这个‘丑’字并非单纯指容貌的，没有本事也属于‘丑’的一类。”

上官飞凤笑道：“若依本事来选美丑，你应该算是美男子了。”

卫天元刮她的脸道：“不识羞，我还没有请你‘夸女婿’呢。”

上官飞凤道：“说正经的，爹爹正是需要一个象你这样得力的助手，你愿意和我回去帮他，我也可以为他放心了。”

卫天元道：“你怎的还这么说？你的爹爹不就是我的爹爹么？”

上官飞凤笑道：“对啊，是我说错话了。我的家也就是你的家，怎能还说你跟我回家。”

卫天元喟然说道：“可惜我早已失了爹娘，也早已是无家可归的人了。”

上官飞凤道：“别提这些伤心的事了。”

卫天元道：“说到白驼山主，我是非提不可的。你要知道，白驼山主目前还只是计划和你爹爹作对而已，但他却早已是我的仇人。我的爹爹虽然不是他所杀害，那个大内侍卫用来伤我爹爹的暗器却是他的喂毒暗器。还有，徐中岳用来毒死姜雪君父亲的毒药，也是得自他的妻子金狐手中的！”

上官飞凤道：“你和我的爹爹联手，这个仇一定能够报的！”

卫天元道：“我也相信一定能够。所以，你刚才说的那句话应该颠倒过来，不是我去帮助你的爹爹，是我要取得他的帮助。”

上官飞凤佯嗔道：“你刚刚怪我说话把你当作外人，怎的你又来了？”脸上佯嗔，心中却是甚为欢喜，她知道卫天元是不会离开她了。

第二天上官飞凤一早起来，只见卫天元已在院子里施展拳脚。

上官飞凤又惊又喜，说道：“你的拳打得很有劲啊，看来是可以骑马了？”

卫天元收了拳脚，笑道：“想不到这次好得这样快，莫说骑马，跑路也行。”